

## ◆心声

## 写给爸爸的信

北塔区湘郡铭志学校初1605班 陈依婷

亲爱的老爸,光阴似箭,我已是一名中学生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单独给您写信,只感觉千言万语在脑海“翻滚”却不知从何下笔。亲爱的老爸,你,最近还好吗?

我想给您写封信,写给26岁的你。那时的你还是帅气的模样,我的到来让你有些不知所措。你用你宽大的掌心将我托住,向全世界宣告我的到来。那一两个月的时间里,你成了“专职奶爸”,你可以洗掉衣服上的奶粉味儿却掩盖不住脸上的喜悦。我想写一封信给那时的你:

“我最亲爱的超人老爸,谢谢你那么喜欢我,谢谢你笨拙却细腻的照顾,谢谢你在我哭闹的时候将我抱在怀里。躺在你怀里的时候真的好幸福,虽然你的小胡茬那么扎人。如果可以回到那个时候,真想指着你的鼻子说:小帅哥,你也要好好休息啊!不要太累了。”

我想给您写封信,写给35岁的你。那时的你经常说自己老了,那时的你会带着我攻克一个个数学“小怪兽”,那时的你也会一本正经地和我谈心,那时的你脸上也有了岁月的痕迹,那时的你成熟又有魅力。我想写

一封信给那时的你:

“大帅哥,对不起。那时的我不像小时候听话,也开始有自己的小秘密。为此,我发脾气惹你生气,让你伤心,谢谢你那时的宽容与理解。”

我想给您写封信,写给39岁的你。这时的你被岁月重塑了棱角,这时的你在生活的压力下还要关注我的学习,这时的你真的是中年人,这时的你还会和我谈心,只是这一次谈的是我的理想和我想要的未来。我想写一封信给那时的你:

“亲爱的老爸,我好想问你累不累,每次看见你忙前忙后的身影我都好心疼。谢谢你,傻老爸,其实我‘已经长大’,知道要认真学习,也知道要早点休息。你要我做好自己,你说你总会离去。傻老爸,不要多愁善感了,我哪里舍得离开你。”

我想给您写封信,写给未来的你。你总是说你真的老了,不能保护我了。你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比你还爱我的他,你说这样你就放心了。你总是要我忙我的学习和工作,空闲下来多和朋友去玩,不要浪费时间在你身上。你总是说你的身体很好,小感冒而已,不用去医院,挺

一挺就过去了。过去的我不懂事,一次次错过了你沉默背后的深情,忽略了你的惦记和牵挂。我想写一封信,给未来的你:

“爸爸啊,不要再一遍遍翻看过去的照片了,我还在你身边陪着你呢,我们的时光还长啊。我还想和你一起去很多地方,在那些地方与你拍照。不要总是唠叨我要好好吃饭,好好照顾自己了。我已经长大了,现在轮到照顾你了。老爸啊,我要给你做你最喜欢的饭菜;我要帮你搭配衣服,把你装扮成最帅气的模样。也许啊,有那么一天,你不能记得这一切,你不能在人群中清晰地辨认出我的面孔。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?不管未来发生什么,我会一直陪着你的,你的小女孩永远都不会离开。我想把从前忘记说的我爱你全部补回来。”

我想对你说:“别担心,小女孩正在努力。”

我想对你说:“我一切都好,你慢慢变老。”

我想对你说:“也许你不够完美,但你永远是我的超级英雄。”

老爸,我爱你,今生今世,至死不渝。

## ◆诗园

## 爸爸的呼噜声

新邵县壕塘中学初一139班 吕重念

嘘!  
爸爸睡着了,  
仔细听,  
听爸爸的呼噜声:  
爸爸的呼噜声变幻莫测,  
如同一辆有力的火车,  
时而急促,时而缓和;  
有时,竟然像一位诗人,  
边走边,边倾情吟唱;  
有时,我还觉得,

像是一只鸟儿在欢快鸣叫。

忽然——  
火车好像进站了,  
诗人飘然走远,  
鸟儿也飞走了。  
我知道,  
我普普通通的爸爸,  
又要去工作了。  
(指导老师:侯振山)

## ◆成长

## 再见,南方的你

隆回县南岳庙镇沙子坪中学八年级160班 肖嘉

再见,南方的你。再见,我的故乡。

在温柔似水的年华里藏着我们所有快乐的往昔。青石岩壁是你,落日红霞是你,小径落花是你,任我天马行空、让我最欢喜的还是你。江南地道的烟雨,郁郁葱葱的草木,池塘里偶尔冒出头的小鱼,都是你时不时带来的惊喜。

坐在绿峰山的阶梯上,往下望去,入眼的是大片大片的稻田,弯着细长的腰肢在昭示着它的成熟。青蛙在小草旁闲坐,偶尔发出的叫声似是水稻的舞姿喝彩。天空平整,像是勤劳女人熨好的蓝布衣。被一旁矗立的人影吸引了眼球,正纳闷为何有人在,它们竟还如此欢快,却猛然发现它们只是稻草人。于是我捧腹大笑,暗怪自己是个近视眼。

走到自己熟悉的青石板路,熟稔地拾来松枝,左拍拍右扇扇,然后满意地坐下。青石板路旁是几棵枫树,最喜欢的便是黄昏里绯红的树叶与落日余晖相映的样子,虽是黄昏却有一种黎明将至的喜悦。我迫不及待地拍下这动人的一幕,定格住了此刻我难掩的兴奋,定格住了落日红霞里红枫挺立的姿态,定格住了无论何时都会想起的宁静。

心中有烦恼涌现时,喜欢在蒙蒙细雨中出行,撑一柄雨伞,在田埂上游

走。为风雨中摇曳的花朵驻足,看它一遍遍垂下又挺立,为它的凋零而忧心,又为它最后的坚守而释然。我知道你在告诉我:活着才是苍茫天地间最宝贵的财富,至于明媚还是忧伤都只是主观的选择。抵得住寒霜暴雪才能傲立枝头,若抵不过万般阻挠便只能是落土为泥。

我一直想要在林子旁建一座古式的房子,在青石板路旁放置一大理石造的圆桌。石凳坐得累了就搬出摇椅,然后在柔柔的风里伴着摇动的惬意,安然入睡。总希望你能陪我从头走到尾,看着我的孩子气。等我烦恼的时候能向你倾诉,等我孤独的时候能有你的陪伴,等多年后我再用热情不减的文字续写我们的故事。

你总说有鸿鹄之志的人要飞到远处,才能开阔眼界,才能真正做到物尽其用。你说我会遇到比你更让我流连忘返的地方,我会找到将来自己的容身之所。

可我想说:“没有你的地方,在哪里都是流浪。”

再见,南方的你。我带着一颗流浪的心与还未离开却已依依不舍的柔情向你告别,再见!

(指导老师:刘丽星)

## ◆回望

## 酸梨

湘中幼专希望文学社 肖邹林

记得八岁那年的一天,富贵的太阳尽情挥霍着一身的金黄色。隔着木墙听到爷爷放下担子的声响,我的两眼顿时截获新生,还没看到爷爷就喊:“爷爷,爷爷!”等我来到外头,只见爷爷大热天还穿着一件短袖军外套。爷爷的脸被太阳上了红黑的妆容,活像一个蠢蠢欲动的火山,那汗珠一个劲地往外头滚。爷爷抬起一只手就把那火山喷出的岩浆给抹了个干净,接着把军外套扯扯,走进屋里。爷爷取下草帽一边钟摆似地给自己扇着,一边翘起眉毛,压低了嗓子说:“林宝,来。我现在有个好东西,你猜猜在哪个口袋,猜对了给你。错了,哈哈,待会你就和我一起干活去。”我扑进爷爷怀里,一双手熟练地伸进爷爷的布口袋里,什么都没有。爷爷仰头哈哈大笑,我委屈地埋怨爷爷又戏弄我。爷爷是个粗人,见不得我拉着脸,伸出手说:“哈哈,林宝,给你。”

我以为是个什么好东西呢,原来是个翡翠色、鸡蛋大的梨子。我正准备吃,爷爷又抢去,放到他那军外套上擦擦,又在手里揉揉,说:“给你,这样干净。”那翠绿的光泽直射我的眼,还没咬下去,口水就一个劲地往嘴外跑。我只敢小小地咬一口,还在舌尖,那口水就这样盈出了嘴。爷爷看着我咬梨,不禁张开了嘴,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起来,忙着说:“你这憨孩子,不吃梨肉,倒吃这酸人的梨皮,哈哈。”见爷爷笑我,我

大咬一口,吐掉酸溜的脆皮。梨肉果真是甜的,略微带点酸,又不腻,是个好东西。爷爷自个儿也忍不住抓出一个,一咬就是半个梨。爷爷没有吐皮,那鼓起的嘴里还渗出了不知是梨汁还是口水的东西。我咧着嘴问:“爷爷,酸吗?好吃吗?”爷爷吧唧一下嘴说:“要酸点才好吃呢。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有苦梨子吃就不错了……”爷爷说起他少年时候的事,总是没完。

今年,我就要十七岁了,外出读书一年也就只能见爷爷那么几次。清明回家,才知爷爷又喝了酒,旧病复发,半夜吐了血。爷爷的眼睛深凹,似乎和整个脸不在一个平面;一双手上的皮耷拉着,虽不是皮包骨,但也好不了多少。我看着碗里的酸萝卜,咬住舌尖,赶忙跑了出去。

我去学校的前一个晚上,爷爷疲惫地笑着说:“林宝呀,你看梨花开得好呀,今年的梨子一定好。你要什么时候再回来呀?”“还不知道呢。”我压着嗓子,“爷爷,你可要养好身体,还等着您给我好东西呢!”我赶紧低头看着黑色的手机屏幕,不让谁发现,我堵住的胸口、晶莹的眼睛。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爷爷就起来了,爷爷说我要去读书了,他要早一点起,送我去坐车。爷爷吃着饭,突然吐了……

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,爷爷执意要送我。在公共汽车上,看着爷爷还站在那望着我,鼻子不禁有了梨子的酸味了。

## 睡莲

杨民贵 摄



## ◆小小说

## 猎人

赵登科

你变成一只鸟,白色的尾巴,暗褐色的翅膀,粉红色的脑袋。你对着镜子看了许久,既惊奇又兴奋。你站在窗户边,拍拍翅膀,飞向湛蓝的天空。你张嘴,发出清脆如银铃的声音。

树林里,飞出一群白色鸟,学着你啾啾啾歌唱。你漫无目的地飞,身后跟着一群白色鸟。清澈的河水在奔腾,奔出朵朵浪花。你俯身冲下去,身后跟着一群白色鸟。天忽然暗下去,像蒙了块大黑布。你的耳边传来一阵鞭炮声,你被惊得跳了起来,转过头,发现白色鸟都躺在地上,羽毛被染成了血红色。“啪”一声,你也倒下了。一个留着胡茬的黑脸胖子咧嘴一笑,今儿个真是踩着狗屎了!

胖子烧开一锅水,丢进两只白色鸟,盖上锅盖。只见锅盖猛地跳几下,溅出几朵水花,再没了动静。白色鸟的羽毛被一根根拔掉,露出光秃秃的身子。你感到一阵眩晕,干呕了几声。

没多久,胖子端来一碗白汤,对你说:“宝贝,来,吃点东西。”你看见白汤上浮着半个脑袋,黑色的眼睛像

一个黑洞洞的枪口,盯得你头皮发麻,你把头歪向一旁。胖子有些火,朝你吼道:“这可由不得你,我还指望你养活一大家子呢。”说完,胖子按住你的脑袋,掰开你的嘴,灌了半碗汤。

胖子挺着圆肚子,喝一口酒,吃一口肉,骨头全丢在你眼前。吃完,胖子打个饱嗝,揩揩嘴边的油,又朝你走来。胖子摸摸你的羽毛,拉尖声音说:“哟哟!我是越看越喜欢,还真舍不得哟!”胖子找来剪刀和针线。你的伤口被划开,疼得直打哆嗦,眼睛也模糊了。取出子弹,胖子又帮你缝伤口。胖子说:“也就你有这福分,老子这辈子都没做过针线活。你瞧,这针都快被锈吃了。”

你被卖到一个白脸胖子家。白脸胖子买来一个镀金鸟笼,里面空无一物,只有冷冰冰的空气和几声哀鸣。

白脸胖子朝你吹个口哨,说:“叫爷!”你看看他,“啾啾啾……”叫个不停。白脸胖子有些恼,喷了你一身水,吼道:“叫爷!”你抖抖身子,打个喷嚏,压低声音“啾啾啾”。白脸胖子气

得直跺脚,猛地一甩鸟笼,狠狠地踹了几脚。

你反复练习,终于学会叫“爷”,有吃不完的虫子。白脸胖子提着到处溜达,逢人就吹个口哨,你就朝那人鞠个躬,叫一声“爷”。你不记得自己活了多久。白脸胖子老了,连头发胡子也白了。

是个大晴天,几个穿制服的男人把白脸胖子带走了。你朝他们喊了声“爷”。一个男人转过身,把鸟笼打开,朝你笑笑又走了。你从鸟笼走出来,站到镜子前,自己已是血肉复生,和白脸胖子养的母鸡没什么两样。你站在窗户边,发出一声尖鸣,拍拍翅膀,飞向湛蓝的天空。可是,你的身体在往下坠,拼命拍打翅膀也无济于事。

你惊出一声冷汗,突然从床上坐起来,拍拍额头,还好只是一个梦!你起床喝了一大碗水,瞥见墙壁上的猎枪。你取下猎枪,使劲用锤子砸,砸出一身汗。

门外的笼子,关着一只朱鹮。它发出哼哼声,像在诉说自己的伤痛,又像在唱一首悲伤的歌曲。你走过去,朱鹮歪着脑袋望着你,不一会,它的眼睛流出几滴浑浊的泪。你打开笼子,亲了亲它的额头,把它抛向天空。

这时,天空传来啾啾啾的声音。你抬头,湛蓝的天空有一群白色鸟,如同一朵正在向你挥手的云。